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六

哈佛大學佛學系  
圖書部珍藏印

秀水十世昌校正

東莞陳建輯著

癸巳永樂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  
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

曰正日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

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為

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

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

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

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從之○勅諭奸黨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悉皆宥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稍解○上巡幸北京 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 皇太子監國○始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府宣撫宣慰司管束土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

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伐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成以兵擒之命戶部左侍郎夏原吉等議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思南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司以總之○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 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射 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喜射畢 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 皇太孫卽扣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喜大

宴羣臣命儒臣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騶虞尚書呂震奏騶虞上瑞請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爲上瑞騶虞何宜民事不必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所爲則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上命禮部侍郎儀智侍 皇太孫講讀先是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擇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蹇義楊士奇共舉智 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是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 皇太

孫授經焉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慤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云旣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卽擢爲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七月封韃靼大師阿魯台爲和寧王先是馬哈木滅本雅失里而立荅里巴阿魯台遣使來附請封之因封爲王○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諸國先是西域火州于闐哈烈亦力把力諸國皆來朝貢乃遣誠等賫詔幣往諭賚於其國宣布朝廷德威焉○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于愛子江獲陳季擴時輔偕沐晟等進兵順州賊黨阮師等屯愛子江設象伏以候官軍輔偵知

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  
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賊大敗斬賊將阮山生  
擒僞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衆死者無筭季擴走追擒  
之交趾復平

甲午永樂十二年二月 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  
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 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  
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  
進昔 皇妣躬補葺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  
富貴如此勤儉正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  
忘侍臣頓首曰 陛下如此而恭儉誠萬世之法○詔

親征瓦剌先是朝廷封魯台爲王瓦剌馬哈木等怨焉  
自是朝貢不至遂議親征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  
侯鄭亨領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  
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  
鋒○三月庚寅車駕發北京命 皇太孫從行 上謂  
侍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  
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  
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爾等卽以經史于長  
孫前講說庶幾有益○五月駐蹕楊林 上閱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 上曰前代帝王多有

生長深宮狃于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嘗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負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勉之

按我 成祖教諭儲宮之法周悉懇到超越前代可爲萬世法備考此紀見之

張輔檻送所獲賊首僞大越國王陳季曠及僞國公阮師等赴京師誅之○六月 車駕往至撒里哈兒之地

馬哈木及太平把禿孛羅等帥衆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刺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及擒斬虜無筭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疾不能造朝 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牽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所以慰撫者甚厚是役也內侍季謙恃勇引 皇太孫於九龍口迎戰幾危 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八月 車駕還北京○九月榜葛刺國獻麒麟

按永樂中諸番進麒麟者三繼獻者麻林國阿丹國

遣逮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  
及司經局正守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  
淮等至北京並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先是 上北征  
回以 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  
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徵義等既而義中  
道宥還淮先至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 上曰楊  
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鞠  
之尋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扣頭言殿下孝敬  
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  
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十月

侯吳高有罪削爵爲民○十一月晉王濟熇有罪降爲  
庶人○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胡廣  
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  
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  
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圖通書西  
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合自爲書未有統會爾  
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  
其事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  
外

乙未永樂十三年正月前交趾叅議解縉死於錦衣衛



獄徒其家于邊初縉及王儻之下獄也獄吏考治索取同謀縉不勝楚因書大理寺丞楊宗宗人府經歷高得賜禮部郎中李至剛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宋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等遂皆下獄既而儻得賜汝玉紘引高相繼死獄中國史本傳稱縉文學書禮冠絕一時其爲人曠易無城府喜薦引士然少慎擇且所行多任情忽畧故及于罪死年四十七家徙遼東洪熙初始令報回

天順日錄記

文皇初甚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

豪傑敢直言

文皇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恩

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

仁宗居東宮時

文皇甚不喜而寵漢府縉謂不宜

過寵致起覬覦

文皇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

諫得罪洎

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言

又曰一樣諸公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諫論豈下

于魏徵若留於

仁宣時其事業當有可觀士奇輩

遠不及也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王洪爲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罷海運糧命平江

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以從河運瑄建議造  
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貴州布政使  
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西南府婺川縣間大巖  
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 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  
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  
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之  
間空虚之聲相應理或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  
以爲祥爾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  
子事君之道遂已○四月兵部尚書金忠卒○五月  
上諭三法司如今各處有妄告奸惡的好生擾害良善

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奸惡已提到官及  
未提到官的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奸惡爲由生  
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九月五經四書大全及性  
理大全書成學士胡廣等上表以進 上親序之○十  
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  
奉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  
力于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誠迭里迷渴  
石養夷塞藍達失于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徧歷宣  
布國家威德旣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  
還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經山川土壤人民物產

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爲西域行程記上之  
詔付史館誠江西書水人○瓦刺馬哈木遣使貢馬謝  
罪○十二月賜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瓦刺使者言  
瓦刺馬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已害擬七月  
率衆至幹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  
邊境須有備蓋虜多譎惟有備斯無患矣大抵禦寇之  
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大同開平遼東皆  
如之

甲申永樂十四年三月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不許訥  
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

石記垂之萬世尚書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

上下宜如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  
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  
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  
事望太宗爾欲處朕于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  
且帝王之有聞于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  
廣作却封禪頌以獻○四月以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  
楊榮金幼孜俱爲翰林學士並兼春坊庶職○擢戶科  
都給事胡濙爲禮部左侍郎○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  
綱以賣權作威伏誅○召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

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九月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日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從之令民養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皆令陪償自是養馬遂為北方民害○十月上還南京○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上疏曰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比年車駕巡狩四海會

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上從之○十二月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上覽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大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刻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丁酉永樂十五年二月谷王穗以謀逆削爵爲庶人穗  
太祖第十八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譎初封國宣府靖難  
師起穗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靖難師  
渡江穗卽開門迎入 上卽位待之加厚賜賚無數改  
封于長沙復陰養死士造戰船其隨侍都督張興密言  
于 上上曰朕侍穗厚于諸王豈宜有此其同母兄蜀  
王巖書戒之穗不聽會蜀王子崇寧王悅縛得罪于父  
逃穗所穗詭衆曰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此蜀王聞之  
遂具疏其事言穗恃寵縱橫有無君之心藏匿亡叛造  
作弓弩舟艦器械教習兵法戰鬪之事私度僧千人晝

夜祈禱呪詛與指擲張誠宦者吳智等日夜秘謀號張  
誠爲師尚父擅造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傳播于人  
又令巧匠製燈於上元節獻於朝就俾詣內府架構偵  
伺動靜又遣將士習音樂擬獻于朝供應殿庭以圖間  
隙上得奏歎曰朕何如待穗乃有此心遂詔楚王等議  
其罪降爲庶人穗後闔戶自焚死○二月漢王高煦有  
罪居之山東樂安州初高煦受冊封命居國雲南以不  
欲遠去辭後改命青州亦堅不行常侍 上在北京懇  
辭還南京高煦所爲多不法 上以其長史程琮紀善  
周巽等不能匡正皆黜交趾爲吏高煦猶不悛府中有

聖明通紀卷之六  
七  
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  
劫掠支解無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僭用  
乘輿器物 上頗聞知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  
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  
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  
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  
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後數日 上復  
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爲船教  
習水戰等事 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衣冠繫之西  
華門內 皇太子懇爲救解乃免 上謂侍臣曰若此

所爲將來必不靜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蓋去  
北京甚邇如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之○上巡北京命  
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侍讀  
兼贊善梁潛輔皇太子監國○四月頒五經四書性理  
大全於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謂禮部  
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聖賢精義悉具自書成朕旦夕  
宮中批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  
籍今之學者得此書若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  
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爲虛文也○  
七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縣人進金丹及方書 上曰

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以毀之毋令別欺人也○冊 皇太孫妃胡氏○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瓦刺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脫歡襲封順寧王○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巳未督工泰寧侯陳珪右都督薛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靄綉縹流動爛徹雲霄庚申金水河冰凝異瑞瞭具諸象至巳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巳而西度宮苑映

上今所御殿終日不收官軍人等眾目共睹於是禮部率羣臣上表稱賀

戊戌永樂十六年正月 上以玄兔圖并群臣所上表及詩文賜 皇太子以書諭曰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羣臣以為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

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于理但觀此表及詩卽理瞭然而懷不能遁矣

按永樂中一時臣工往往睹一怪異違常之物卽指爲瑞應獻諛無所不至我成祖此諭可謂洞物理昭治體徹羣情善教諭一舉而數善并可爲萬世法矣

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豐城侯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利初從陳季擴反充僞一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爲巡檢然中懷反側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僞相國段莽爲僞都督聚衆劫掠廣兵討敗之擒斬數百人利遁去

按張英國召還而黎利孽作交趾自茲杌隉矣愚謂當時只合交趾旣平仍命英國公鎮守之爲得策如洪武中沐英旣平雲南卽命沐英守之英歿仍命沐之子若孫世守之然後諸夷率服而雲南爲吾中國有也何也西南夷之所畏服者惟沐氏非他將所能鎮壓也今交人所畏服孰有踰於英國者乎交南三叛非英國總師弗平英國三召還而叛亂俱不旋踵復作夫交人所畏惟英國視他將固蔑如也使英國



久鎮于茲焉餘威振乎殊俗歷二紀後庶幾世變風移而交南長爲吾中國藩服與雲南齒矣柰何失此一機遂使二十二州郡士民復淪異域不得與雲南同沾 聖化也可勝惜哉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王英爲考試官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李琪劉江鄧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諡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深詆程朱識者非之○皇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曰今晨覽卿爲余所改之詩甚丰采清雅真有益于日新但今卿年邁

輔余爲勞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向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弼成余業惟藥治之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余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其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春暖順時作息以慰余懷指不多及書函曰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善述字也 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手不釋卷披服寬博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者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承平時酬勞有尊酒庶以勞期願○五月尚書

夏原吉學士楊榮等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上之  
共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七冊又寶訓十五卷計  
十五冊○殺贊善梁潛司訓周冕時 皇太子監國  
上不時有疾兩軍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  
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  
者擅取民財事覺 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  
其軍功宥之有譖于 上曰初 上所謫罪人 皇太  
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冕預聞而不諫止  
併逮下獄皆死○文淵閣太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  
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謚自姚廣孝與廣始廣居官純厚  
周慎自處泊然然性乏骨鯁一味逢迎承順而已是故  
在建文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瑞應有頌  
却封禪有頌無非迎上所好以爲佞悅也故終身恩寵  
無一日纖芥之憂其沒也復官其子種爲翰林檢討廣  
與楊士奇同鄉同官相善廣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  
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惜天生兩  
奸宄天教名姓正相同譏之切矣

瑣綴錄記

文廟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

周是修約同死于難旣而解使人覘胡動靜見胡方  
問家人飼猪否解聞而笑曰一猪尚不肯捨况肯捨

性命蓋初皆無意于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哀哉可謂真大丈夫矣

雙槐歲抄記永樂初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 文皇

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

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 上曰定生女勿疑

矣越數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縉子禎亮既而縉遭

讒死舉家戍邊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

人覺而救之血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

之父固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况背主違父何用

生為越數年解氏蒙宥禎亮歸女卒歸解氏事姑徐

氏尤極孝謹廣有此貞女然建文擢為狀元棄之若

弁髦何耶無亦愧其女耶

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

金幼孜總之後未及成書而罷遣禮部左侍郎胡濙

巡江浙諸郡陛辭 上問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

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晚

至即就好觀也濙至南京日隨朝凡所見東宮所行之

事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勲臣某者語諱侍衛提之仍

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即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

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

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住稍久隣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澆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擢吏科都給事中陳諤爲順天府尹諤廣東番禺人舉于鄉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禁上大怒命爲坎瘞之露其頂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訖旨落職罰使修葺象房同事者先畢上降職去

諤貧不能倩人乃躬自爲之值駕至子上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陳其故上念諤戇且憫其貧命復官癸

巳春命署通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丙申夏又移署鴻臚寺明年冬又改署工部所至具有聲績至是陞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無何竟坐事出爲湖廣按察使復貶知海鹽縣終鎮江府同知諤爲人剛介然賦性恢譎當被瘞時歎息謂其人曰吾今日乃爲火斃所苦問其故則罵之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云楊士奇進周易本義前皇太子命士奇纂周易

朱本義要旨爲一編既進名曰周易直指士奇進曰  
周易固爲卜筮作然文王周孔象象十翼之辭凡修齊  
治平爲君爲臣之道悉具續編集以進用備閱覽從之  
至是輯成以進 皇太子覽之大喜因名曰周易本義  
○十二月初修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  
山上七十二峯二十六巖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  
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絕壑舊皆  
有宮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燬至是悉新建之紫霄  
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又有興聖五龍宮  
玄天玉虛宮遇真宮清微宮淨樂宮又卽天柱峯頂治  
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戶以贍之每宮設提點一  
人秩正六品

己亥永樂十七年春吏部尚書蹇義丁父喪歸詔起復  
之令還南京輔國監如舊●夏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  
大破倭寇于望海埚封江爲廣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  
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埚築  
城堡立烟燉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  
爲濱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  
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埚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賊二

千餘乘海艚直逼塢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  
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犒師秣馬畧不爲意以都  
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  
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  
軍法從事旣而賊至塢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  
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斃死者橫亘草莽餘衆奔櫻桃  
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勦殺不  
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  
餘間有潛脫而走艚者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  
凱還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

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  
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敵之道賊  
始魚貫而來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  
亦可以收士卒之氣賊旣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  
必致死未必無傷寇出縱其生路卽圍師必缺之意此  
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 上勅賜褒美封江廣寧  
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  
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擄人口北自遼  
東山東南抵閩浙濱海無歲不被其害及是大爲劉江  
所挫寇害屏息者數十年○秋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

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曲至淮安給散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上甚嘉悅中宮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兩京城內外云○十二月學士楊榮上疏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

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入奏衆皆服慄免冠請罪詔諸司卽日俊改怙終者不赦○頒爲善陰騭孝順事實二書于天下學校先是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所記爲善陰騭之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上於各條之下親爲論斷并系以詩各次爲十卷上親爲之序旣成頒於文武羣臣天下學校焉

庚子永樂十八年正月以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

士仍兼翰林院學士○擢用人材十三人為各布政司  
官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鱗湖廣盛願江西俞景周山東  
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文瑛浙  
江左叅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叅政二人楊徵  
福建李泰廣東右叅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

按洪武中錢塘鄭沂皆以布衣而徑授尚書之尊  
永樂中馬鱗等亦以布衣而徑躋方面極品此殆昔  
人所謂顛倒豪傑莫知端倪者與

二月山東滿臺縣妖婦唐賽兒聚眾作亂賽兒縣民林  
三妻夫死賽兒祭奠回徑由梵見石隙露出石匣角發

視之中藏寶劍妖書賽兒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因誦  
佛經自稱佛母以其教施于村里頗知前後成敗事青  
徐細民翕然從之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鬪欲衣食財  
貨百物隨以術運至久之妖徒轉盛遂擁眾據益都石  
棚寨為亂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為所敗鳳等皆  
死賊遂犯莒州山東大震命安遠侯總兵勦之○三月  
柳升兵至益都圍賊于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  
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升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  
軍營與戰多被殺傷指揮劉忠戰死賽兒與共黨劉信  
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百餘



人而養兒竟不獲○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大敗賊衆於安丘先是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旗縣丞馬撝集民夫二百餘人以死拒守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卽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二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于賊矣旣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先已猝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賊平

張旗山東左叅政馬撝左叅議衛青陞都指揮使王真陞都指揮僉事○下安遠侯柳升獄刑部尚書吳忠等劾奏升奉命征勦妖賊聖諭諄諄指授方畧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留心又不設備致賊夜砍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士卒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間遁去及衛青敗賊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辱之不忠于君宜治其罪上亦謂升方命失機妬功忌能皆不可宥遂下升吏尋赦出之○四月廣寧伯劉江卒諡忠武江驍果善戰所向無敵

馭士李明紀律有恩信於諸夷欵塞者綏輯備至既卒人咸思之○五月交趾右叅政侯保與賊黎利戰死之左叅政馮貴亦以討賊戰死保真定贊皇人由國子生知襄城縣有善政初設交趾郡縣擇人撫治擢交州府知府遷叅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于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爲給事中陞交趾叅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輒有功後中官馬騏等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強貴勦捕獨以羸卒數百遇賊兵寡賊衆貴力戰而死保爲政廉恕貴有方畧其

死也人皆惜之○九月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楸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院編修侍從 皇太孫講讀

按我 祖宗朝最重學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選焉凡纂修書籍會試校文必參用焉凡經保薦與九載考優者必授翰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焉監察部曹而下不論也觀永樂中所遴選以輔導 宣廟者自儀智而下張瑛戴綸輩無非發身學官之人未嘗專用進士也故楊文貞之薦儀智謂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廷臣未見其比可見當時以起家學官爲重也故當時學官者皆振奮興起自重自修出爲世

用彬彬多得人之譽以勵世磨鈍有此具也近則視學官日輕以起家學官爲不屑近日被薦考稱者雖部曹之授猶靳焉而况其他殆登天絕望如此尚何望勵世之効乎嗚呼世變何可勝歎哉

遣戶部尚書夏原吉召皇太子及皇太孫于南京以北京宮殿成將御新殿受朝故也○十月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什不治歎曰民隱不七月一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

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乞優今年秋糧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余見上當自奏也

皇太子至京卽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赤子乎○封右都督薛祿爲陽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擢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以董管北京宮殿告成故也

辛丑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 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大寶統馭萬民祇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効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功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祀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有事以殿下過失 上聞 上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 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 至尊旣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卒置之○二月

虜酋阿魯台寇寧夏○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讀周述爲考試官取陳中等二百人○三月廷試賜會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求直言勅尚書蹇義等十三人偕給事中十三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是月十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侍 皇太孫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歸未幾卒○翰林侍講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工作罷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飢荒清理刑獄黜賊官罷遣僧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嚴考覈

等事皆切時病 上允其十四事而行之○以給事中  
柯暹御史何忠鄭惟烜羅通俱爲交趾知州時暹等言  
事許直歷詆大臣之任事者無憂國恤民之心指斥工  
部尚書李慶等不能平言于 上請罪之 上不許既  
而慶等乃薦暹等才堪牧民於是皆陞爲知州而處之  
遠方○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  
儀言之尤峻 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  
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于燕故有此變 上曰  
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  
因劾都院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証

都御史王彰等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  
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出問  
大臣與言官對辨如何衆皆紛然啐罵言官妄言尚書  
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  
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恊贊  
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人復命 上仍命出再問之  
原吉對如初 上悅遂兩宥之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  
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原吉之言又將有蕭儀  
之誅矣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  
歷事久言雖失實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

始歎服○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親勞之原吉  
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走  
死而不顧者矣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他日  
法王入見 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  
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  
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時 上以  
北虜携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  
民而嚴劾邊將備禦未奏會 上召賓 上言今糧儲  
未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  
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

儲十喪八尤災青間作內外俱疲况 聖躬少安尚須  
調護勿煩六師 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  
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家與  
中等皆繫內官監獄于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  
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儉邪誣罔 上信之命戮賓  
尸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為榮力言其  
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為憂論才力或  
不及儉邪未之見也 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

壬寅永樂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  
北征餽運輔等議分為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

後前運用總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杲車  
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恭寧侯陳愉都御史王  
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  
顧興祖尚書趙玠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輛用總督官  
二人保定侯孟謨遂安伯陳瑛副者二十七人共用驢  
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輛挽車民丁二十  
三萬有奇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三月阿魯台寇興和  
殺守將都指揮王煥 上遂決意親征戒誓將士詎日  
啓行 駕及雞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次龍門雲州五  
月次獨石至威虜鎮六月次通川甸至玉次泉七月次

殺胡原前鋒獲謀者言阿魯台聞 車駕親征大懼盡  
棄其馬驢牛羊輜重于濶深海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  
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孳畜遂命班師召諸將諭曰所以  
羽翼阿魯台爲悖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  
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虜衆驅牛馬車輛西  
奔 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衆潰走追奔數十里  
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人口牛羊駝馬十餘  
萬而還○九月 車駕還京師○工部尚書宋禮卒禮  
河南永寧人有才幹然馭下嚴刻小過輒繩以法所至  
民頗苦之○下尚書呂震蹇義及學士楊士奇于錦衣

衛獄以鴻臚寺序班言震之塔戶部主事張鶴朝叅失儀皇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士奇亦以輔導有關併下獄已而皆釋之

癸卯永樂二十一年三月蜀王椿薨諡曰獻王性敦厚孝友循禮執法猶好學讀書不懈喜延接賢士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爲聲色遊畋之事在宗室中爲最賢朝廷待之視諸王特厚云○五月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覺伏誅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儉邪之徒不便而宦官黃儼江保等素厚趙王常陰爲之地日讒皇太子之短于上

前希得進見且詐造毀譽之書播于外謂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善密語賢曰觀天象不久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羽林前衛指揮陳旭通州右衛鎮撫陳凱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等晝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于上候晏駕卽以兵劫內庫兵仗及符寶而分兵執脅文武大臣豫令高正僞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頒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爲帝布置已定正密以告其甥護衛總旗王瑜瑜駭曰舅氏柰何爲滅戶計泣諫不從瑜遂詣闕告上



皇明通紀卷之六  
大驚急捕賊既悉得御右順門親鞠之召皇太子趙  
王文武大臣皆至上覽所僞撰遺詔震怒上捕楊  
慶養子斬之上顧高燧曰爾爲之耶皇太子爲之  
營解曰高燧必不預謀此下人所爲耳遂悉伏誅籍沒  
其家陞瑜遼東衛千戶尋擢錦衣衛指揮同知○七月  
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  
犯邊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虜  
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  
侯陳懋等爲先鋒車駕遂次宣府○八月禮部左待  
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具奏云今歲萬壽聖節

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踰時不散  
又石山產靈芝榔梅結實符盛往年此聖壽之徵也於  
是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進賀

按胡忠安號稱賢臣而亦進瑞光圖相率爲諛何也  
其視呂震之不學無術相去何能以寸哉

九月朔駕次沙城虜中僞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  
等率其妻子來降備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脫歡所敗  
掠其人口孳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  
疾走遠避之不暇矣豈敢復萌南向之意授阿失等俱  
正千戶○十月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

衆來降時前鋒寧陽侯陳懋探知虜在飲水河北爲瓦刺所敗追至宿嵬山口遇也先土千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 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爲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爲都指揮餘爲指揮千百戶所鎮撫者復數十人○十一月 駕還京師賜金忠誥命鐵券金印玉帶金百兩銀四百兩紵絲五十表裏紗羅絨各二十四匹牛百頭羊五百頭米百石及第牀褥薪芻器用咸備歲給祿米千石別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賜把罕察卜等銀鈔織金衣紵絲布帛冠帶鞍馬牛羊

薪芻居室器用各以等第給之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正月甲申勅緣邊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弒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爲先鋒自効 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至是大同開平守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 上乃召公侯大臣議之且告之忠勇王之意羣臣皆請從其言遂勅諸邊將整兵以候○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魯榮侍講余鼎爲考試官取葉恩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禔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巳酉 車駕發北京復親征

皇明通紀卷之六  
胡寇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爲前鋒五月過應昌  
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上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夜  
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  
屬意茲寇乎榮幼孜言承天意遣使諭虜赦其不臣之  
罪班師還京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力哥往虜  
中諭其部落來歸○六月車駕次蒼蘭納木兒河彌  
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先鋒陳懋忠引兵抵白  
印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七月駕  
次翠微岡上御幄殿諭楊榮金幼孜曰東宮歷涉年  
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年以

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幼孜對曰東宮孝友仁厚  
天下屬心也允稱皇上付託上悅○是月十六日  
巳丑次蒼崖戍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遺  
命傳位皇太子十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五司  
禮太監馬雲孟驥等密召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大  
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  
軍中錫器悉以入內幄召匠入銷錫製爲捍捍成權斂  
而錮之殺匠以滅口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  
中號令人皆莫測楊榮及中官海壽奉遺命密馳計於  
皇太子比龍輦入闕寂無知者

# 仁宗昭皇帝紀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八月楊榮等奉大行仙計至京師 皇太子卽遣 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 太孫灑行啓 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爭非印識無以防僞 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 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 可權付太孫歸卽納 上皇太子從之卽取授 太孫曰此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不久亦當歸汝汝就留之旣行 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是雖

出從權亦事幾之會昔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

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皇太子至雕鷲堡

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 是月初十日壬子 梓宮

至京師○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

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是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

哭令出視事且啓以時政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于漕

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

雲南交趾採辦金銀數事○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

及洗馬楊溥正字金問等于獄淮等繫錦衣衛獄者十

年

天順日錄記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不能繼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荅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一爲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卽位赦天下○復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官原吉言在繫時喪母未克成服乞賜歸葬且終憂制臣事 陛下之日未艾也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濟艱難如卿以

喪辭則朕亦不當在此遂留贊輔令遣屬護母喪歸葬命兵部給驛舟有司治喪事○置公孤官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皆從一品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 皇祖之制也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於保傅卿等勉之遂命義爲少保仍兼吏部尚書○上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致等輔導久積有年勞陞榮爲太常寺卿幼致爲戶部右侍郎仍兼前職陞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前左春坊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以前洗馬

皇明通紀卷之六  
楊溥爲翰林學士

按我朝九卿等官兼殿閣學士掌機密始此

減賦北直隸山東棗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上望見士奇來笑謂蹇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惜薪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卽命減四十萬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詔下西洋諸番國取寶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倉等處安泊者俱回南京將帶去貨物仍於內府該

庫收交○九月癸酉朔上大行皇帝諡曰體天行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至嘉靖中改廟號曰成祖○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爲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辭色奮然蹇義從傍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文武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

寒義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  
議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宮  
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  
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  
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從其便○進寒義少  
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榮太子少傅兼謹  
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  
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品超遷至一品臣  
子恩遇至此極矣 次日賜寒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  
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

祇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  
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  
失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  
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  
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不負 祖宗  
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十月間妃張氏爲 皇后  
郭氏爲貴妃李氏爲賢妃后河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  
揮使張麟爲彭城侯○冊立 皇太孫爲 皇太子封  
次子瞻埈爲鄭王瞻墉爲越王瞻墻爲襄王瞻埒爲荆  
王瞻塽爲淮王瞻瑞爲滕王瞻埈爲梁王瞻埏爲衛王

皇明通志卷之六  
越滕梁衛四王後絕國。○以翰林侍講學士王直為右春坊右庶子仍兼前職及兼記注於聖政聖訓之當修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詞林記曰我太祖初建國爰重史事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為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裕詹同嘗任焉其後竟廢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為日曆書言以為寶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寢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

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行夫世之門生故吏於其所尊事者猶編有語錄談記矧聖神盛德大業胡可無述乎在洪武時日曆寶訓嘗勤刪述其舊跡猶有可尋者祖宗舊制所當復也

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洽鎮交趾布按二司事悉令掌之福治交趾視民如子徇其所好祛其所惡勞勦訓飭圻勤不倦每戒郡邑吏咸修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無巨細咸盡心焉於是交人皆愛戴之如父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恩恤疾病躬造視之拔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



道其民中官馬麒怙恩肆虐福數裁抑之麒誣奏福有異志文皇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福居交趾十八年上念其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老携幼送之皆號泣不忍別

按是時交趾所恃者二人張輔用兵如神威鎮殊俗交趾所恃以靖黃福善撫字惠流遐裔交人所恃以安今既不以張輔鎮守復召黃福還朝愈失之矣交土自茲益餓飢矣豈非一時輔相之過與宜乎霍文敏以交南之復失歸咎於三楊諸人也

大理寺奏決重囚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爲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致傷天地之和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留意甘爲酷吏而無愧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同行審決○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太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舉德性醇篤行止端方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堪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罪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又

論之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悉多徇私背  
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  
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連坐之法庶得  
實材○賜緣邊將士鈔幣時 上御西角門視朝風寒  
顧謂侍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  
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賜  
以鈔幣○十一月朔赦建文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  
田產先是 上謂侍臣曰方孝儒輩皆忠臣也宜從寬  
典次日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  
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匠

及功臣之家爲奴今有存者旣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  
田土凡前爲言事失當謫充軍者亦宥爲民

按初治奸黨齊泰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宥還鄉  
黃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去共爲田家湖廣之咸寧至  
是聞宥乃復姓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故齊黃之裔  
猶不絕方練則無餘諸人不可悉考矣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食衣者今所  
在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與抑  
年饑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與自今一切科徭  
務樽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

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趙王高燾奏  
辭常山左右二護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  
一食皆朝廷所給安坐無事而虛擁三衛三衛軍士亦  
虛受糧賜請以左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留中  
護衛供使令足矣 上初未許王奏請再三乃許之添  
設趙府羣牧千戶所○令直隸及各都司官軍更番於  
京師操備從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  
畧倣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  
庶皆不妨誤

按外衛官軍更番京操之制始此

中官馬騏傳 上旨諭翰林院書勅命騏復往交趾關  
辦金銀珠香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 上正  
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軍民  
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此人近  
在內間多方請求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

按馬騏傳旨使非本院覆奏則為失不細矣是時

仁廟剛明總攬乾剛而馬騏猶萌恣睢之念死其他  
由此觀之中官之惡抑之猶恐其肆况從而寵之  
維之 正統而後振直廣瑾輩之為惡無有紀

極也愚謂中官傳旨並宜執例覆奏庶杜奸萌

翰林學士楊溥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札獎諭之曰

覽卿所奏爲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

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酌報今賜

卿彩幣一雙鈔一千貫卿其受之○追贈兵部尚書金

忠少師諡忠襄以其子達爲翰林檢討達年始十歲令

還鄉支俸童幼廕官始此○進蹇義爲少師楊士奇少

傅夏原吉少保仍賜原吉繩愆糾謬圖書○上御西角

門闕廷臣誥辭顧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

蹇夏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

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卽當盡言觀前代人主有

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

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

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

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始終協

心庶幾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誥辭親筆增二語云

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

卿等勉之○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旣而罷之初 上監

國時仲成嘗以事忤旨徑遷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

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卽位皆宥之令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詔衛綰不赴卽位進用綰前史躓之上覽疏喜卽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曰覽卿所奏道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爲唐虞之君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石之言誠爲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敢盡言今覽此奏朕甚欣喜足慰於衷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托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齎白米十石彩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實彰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慰朕懷○加陽武侯薛祿歲祿五百石祿時奉命帥

師巡邊適北虜入寇雲州祿督兵追至太松嶺斬獲甚衆上喜賜勅嘉獎遣中官及鴻臚卿卽軍中勞之加歲祿世世承襲○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旣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十不及二三有司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先是上諭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

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政則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閑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効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名歷履揭諸西序朕得閑暇觀之以考察其事行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禮科給事中黃驥

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 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常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有不悉耶爲大臣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葬 長陵○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先是詔擇國子監生之有學術者六十八人俾翰林嚴試之拔其尤者二十人命試事六科未幾皆授是職○封都督張杲爲彭城伯歲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杲 皇后之兄也○加太子少傅大學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三俸並支乙巳洪熙元年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群臣設

樂不作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臣武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諍言不宜用樂未得旨榮趨出土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 上召士奇等四人諭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爲君以受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會朝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未有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

千貫文幣一表裏○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爲少保戶部尚書兼職仍舊加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士奇淮請辭尚書一俸從之於是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 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况 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奉瞻几筵未嘗忘之今與三俸豈爲過多卿等勿辭○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今歲北方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以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敝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馬一疋

皇明通紀卷之六  
四百里  
令牧之其孳牲准民間例無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考較  
上令與蹇義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  
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  
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矣 上曰  
慶幾誤朕顧士奇曰少頃卽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  
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許臣  
罷散馬之令乃復中止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才抱德  
者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必責賠償破家廢產累及子  
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此令之失  
非小 上曰吾偶因事稽緩爾當卽批出午刻 上御

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卽遣人觀  
李慶輩呂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慮爲衆所傷故  
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  
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  
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 上曰爾就據此草  
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  
足語也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

按此舉與永樂中楊榮疏言諸司積弊而 文廟密  
諭使授御史言之同意君臣之間情意交孚不啻父



子骨肉魚水殆未足以踰之漢唐之君臣未見有此  
氣象

建弘文閣先是 上諭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所職  
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  
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遂  
命吏部召繼至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  
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 上親舉印授溥曰朕  
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  
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卽以此封識進來未幾繼至授翰  
林五經博士蹇義復舉學錄楊敬訓道何澄惇實卽授

敬翰林編修澄禮科給事中皆兼弘文閣與進同事云  
○賜三公及六卿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諭侍臣曰天  
道人事未嘗判為二途有動於此必應於彼朕以侍  
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  
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賜○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  
臣在外久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得誥勅者足為家鄉之  
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道途之費計其在官  
俸祿給日用外有餘貲鮮矣自今歸者皆賜鈔一品二  
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餘有差於是大學士金幼  
孜左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歸省焉○二月國子監

祭酒兼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以解禎期爲中書舍人禎期縉之從子因縉下獄死籍其家徙邊至是召還以禎期工書故擢用之永樂中 文廟嘗與解縉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 文廟所信任之臣亦多與縉善縉具以實對於蹇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寸長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人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倫

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駟僧之心既奏 文廟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至是 上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爲恭順侯封其弟都指揮吳管者爲廣義伯其父允誠本韃靼平章把都帖木兒永樂中率衆歸附嘗從大軍征亦集乃多所俘獲戰必盡力部將率携妻子亦不肯叛仍擒叛者以獻累功封恭順伯克忠管者並能以忠節自勵效勞於國克忠後從征虜寇力戰而沒追封邠國公謚莊愍弟忠勤亦累封都督與克

忠同沒於陣追封遵化伯論者謂吳允誠父子之效忠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贈故官僚少詹事鄒濟左贊善徐善述兼太子少保賜濟諡文敏善述諡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歲致祭焉先是勅禮部歲四時致祭楊士奇言於上曰禮貴得中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舊勞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宗廟等上曰吾過矣過矣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爾下令而不覺其過遽召禮部改春秋致祭濟浙江餘杭人善述天台人旣而復贈贊善王汝玉爲太子賓客諡文靖遣官祭之汝玉蘇州人

按我仁廟尊師重傅之禮之隆前代鮮儷四時之祭亦君子過於厚之意繼聞言而亟改之則又成湯之改過不吝矣

二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以薦舉知樂安縣遷署丞父早喪事母至孝母病籲天求以自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時又有贊善王讓者益都人亦以孝行知名嘗廬墓有湧泉之異由國子學錄擢爲右贊善後仕至吏部右侍郎○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切

皇明通紀 卷之六  
直 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等交  
奏其賣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於 上曰謙不識大  
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言  
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言  
爲戒矣 上不懌遂免謙朝叅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  
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  
知悔爾知朕心毋吝於言也○以將行廟享禮詔陞功  
臣四人配享加封河間王諡忠武張玉加封寧國公諡  
忠莊王真加贈少保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及東平武烈  
王朱能並配享 文皇帝廟廷

按功臣配享之制考之唐宋累朝皆有之我 明惟  
太祖 成祖二廟爲然至 仁宗以來此禮皆未之  
講建謂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名臣碩輔應時而  
出爲之股肱心膂又安四海與國咸休是故在 仁  
宣時則有若蹇夏三楊諸人在 仁廟時則有若張  
輔曹鼎李賢王翱諸人在 憲宗時則有若彭時商  
輅劉珏諸人在 孝宗時則有若丘濬劉健王恕劉  
大夏諸人在 武宗時則有若謝遷韓文梁儲蔣冕  
諸人皆勲名事業灼灼在人耳目固無愧於唐宋諸  
名臣誠進之俎豆 廟廷之列上以侈一代明良之

皇明通志卷之六  
逢下以感一世豪傑之士固無不可者此累朝缺典  
不無有待於方來云

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在後  
軍都督府 上時決意復都南京云○陞楊溥太常寺  
卿仍兼翰林學士掌弘文閣事○禁民告誹謗 上諭  
刑部尚書金純都御史劉觀大理卿虞謙曰往者法司  
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爲功能有片言涉及國事輒  
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奸民欲駕禍良善輒飾造誣罔  
以誹謗爲說一望名於此身家破滅莫能辨理今欲日  
開覺此風又萌夫政治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爲諱

况今所急尤在知下情卿等宜體朕心自今告誹謗者  
悉勿治

按誹謗之刑都御史陳瑛掌院時爲甚豈治世所宜  
有也 仁廟除之真仁君哉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  
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所過地方道路何似  
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  
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 上坐西角門召大  
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  
曰 皇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

皇明通志 卷之六  
工部與聞 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上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王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按我 仁廟履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且從善轉圜改過不吝規模弘遠事事可爲後法求之前代商高宗周成康匹休漢文帝宋仁宗未足多也惜乎享國太淺民之無祿痛哉

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宿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爲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皆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士之用 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卽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須善文

辭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取六分北士取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按欲行科舉之法須用俞建輔之言不爲無益須救得時弊一半近時止以正文體去鈎棘爲救弊者未爲知本之論也知本之論莫善於唐楊綰愚於治安要議備之

命 皇太子往南京謁祭 皇陵 孝陵因留南京監

國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

上曰非 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製印二及手勅二

賜少師蹇義及少傅楊士奇 上自少侍 太祖明於

星象監國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

也及是月十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

承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 上曰

義等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

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嘆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

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購心之艱危吾三

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

淚涕對曰今已脫險卽夷皆先帝之賜 陛下孝誠之

效更不煩聖明多慮 上曰卽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

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得蹇忠貞印士  
奇得楊貞一印皆拜受而退其賜義勅曰曩朕監國之  
時卿以先朝舊臣擢兼詹事日侍左右肇建兩京政務  
方殷隨事籌畫適中爲難卿以善翊君以義徇國勞心  
焦思不顧身家載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承  
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  
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已意創製蹇忠貞印一枚  
賜卿用藏於家傳於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  
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弼予於難體  
憂國之心以保爾子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在  
績惟茂永終是圖欽哉楊士奇勅意與此同而詞小異  
云○時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  
楊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無闕政生民皆安義  
等意皆喟然惟士奇以爲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 陛  
下卽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歛之擾徭  
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 陛下之恩澤已覃  
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  
人更湏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皆得所 上笑曰吾  
意非爲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



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進來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慚色○五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爲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爲可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旣又嘆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

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選方面官叅贊各邊方軍務 上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于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叅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山東叅政沈固宣府則叅政劉璉遼東則叅政周順廣西則副使劉紹後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爲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 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以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俱改爲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

獄先是時勉折脇內尚不相着及用挺棍而斷其骨勿自接人謂忠誠所感臥病一月而愈

恭觀 仁廟自臨御以來孜孜以求言納諫為務以諱言拒諫為戒而將終乃有此舉何耶昔者 帝諭士奇有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時勉之得罪使 帝非彌留不遠其翻然而改必矣抑愚猶致恨於當時蹇夏諸臣之不能盡言諫救也夫以 帝之懇悃求言改過不吝諸臣知 帝心久矣申之以詞誥重之以繩愆糾謬圖書之錫有言必聽必嘉必賚兼誘之使言諸臣何嫌何疑而不為

時勉一申救也如兩楊得君稱能言而何當此亦默默耶虛受圖書之賜皆無一言之責諸臣至此益懷慙矣後來林長懋陳祚之囚諸臣亦寂無諍救者其咎與此同有君無臣不能不動千載志士之一慨

是月十一日 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 皇太子於南京次日 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羣臣請鄭襄二王監國○六月初三日 皇太子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是月十二日庚戌 皇太子即位○七月 上大行皇

帝尊諡曰敬天體道推誠至德弘文歛武章聖達孝昭  
皇帝廟號仁宗○尊母皇后張氏爲皇太后○冊妃胡  
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后山東濟寧人妃山東鄒平人  
○罷弘文閣命直閣楊溥王進等各還原任仍命溥與  
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定  
是仁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  
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自古國家兼  
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仁宗  
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後于外  
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

北人才皆入用矣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  
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方無進用者故怠惰成風汝言  
良是命與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會  
晏駕上嗣位始奏行之後復封南北中卷以百名爲  
率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  
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  
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  
策十六事上嘉納之擢蕃爲兵科給事中○改文華  
殿大學士權謹爲通政司叅議令致仕謹質實有操履  
而文章非其所長上以其老年令致仕○進擢東宮

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爲戶部左侍郎洗馬張瑛爲禮部  
右侍郎戴綸爲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爲鴻臚寺卿  
贊善蘭從善王讓爲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爲爵  
林知州旣而遣戴綸出鎮交阯 文皇欲 太孫講習  
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綸  
因其奏言之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故最爲 宣廟所  
不樂而陳山張瑛以每事順旨被寵未幾長懋綸皆生  
怨望下錦衣衛獄 上得綸奏親詰之綸抗聲辯論激  
切 上怒筆之竟死焉長懋坐禁繫者十年正統初始  
赦出之綸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卿希文合族百餘口

皆被逮籍沒而希文幼子被旨賜名懷恩成化中爲司  
禮太監○八月勅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  
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原吉爲監修士奇楊榮金幼孜及  
陳山張瑛楊溥爲總裁○九月壬寅葬獻陵○十月陞  
陝西都指揮同知李英爲左都督先是安定曲先等處  
番寇戕使臣擾邊境 仁宗詔英率番漢兵勦之英設  
伏出奇搗其巢穴虜安定王俘其部落男女千餘人駝  
馬牛羊十三萬邊境悉平超陞左都督尋復總兵討平  
西番卽兒加族之亂封會昌伯





